

虞
初
新
志

虞初新志卷之四

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

義虎記

王猷定 于

辛丑春予客會稽集宋公荔裳之署齊有客談虎公
因言其同鄉明經孫某嘉靖時爲山西孝義知縣見
義虎甚奇屬予作記縣郭外高唐孤岐諸山多虎一
樵者朝行叢箐中忽失足墮虎穴兩小虎臥穴內穴
如覆釜三面石齒廉利前壁稍平高丈許蘚落如溜

爲虎逕樵踴而麗者數徬徨達壁泣待歿。日落風生。虎嘯踰壁。人口銜生麋分飼兩小虎。見樵蹲伏。張爪奮搏。俄巡視若有思者。反以殘肉食樵。入抱小虎臥。樵私度虎飽。朝必及昧。爽虎躍而出。停午復銜一麋來飼其子。仍投餒與樵。樵餒甚。取啖渴。自飲其溺。如是者彌月。浸與虎狎。一日小虎漸壯。虎負之出。樵急仰天大號。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拳雙足。俛首就樵。樵騎虎騰壁上。虎置樵。攜子行陰崖。灌莽禽鳥聲絕。風獵獵從黑林生。樵益急呼大王。虎卻顧樵。蹠告曰。

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終活我。導我中衢。我亦不忘報也。虎領之。遂前至中衢。反立視樵。樵復告曰。小人西關窮民也。今去將不復見。歸當畜一豚。俟大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某日時過。饗無忘。吾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迨歸。家人驚訊。樵語故。共喜。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見樵。竟入西關。居民見之。呼獵者。閉關柵。矛挺銃弩畢集。約生擒。以獻邑宰。樵奔救。告衆曰。虎與我有大恩。願公等毋傷衆。竟擒詣縣。樵擊鼓大呼。官怒詰。樵具告前事。不信。

樵曰請驗之。如誑願受笞。官親至虎所。樵抱虎痛哭。曰。救我者大王。耶虎點頭。大王以赴約入關。耶復點頭。我爲大王請命。若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言未訖。虎淚墮地。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歎息。官大駭。趨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矯尾大嚼。顧樵而去。後名其亭曰義虎亭。

王子曰。予聞唐時有邑人鄭興者。以孝義聞。遂以名其縣。今亭復以虎名。然則山川之氣。固獨鍾于此邑歟。世往往以殺人之事。歸獄猛獸。聞義虎之說。其亦

知所愧哉

張山來曰人往往以虎爲凶暴之獸今觀此記乃知世間尚有義虎人而不如此予所以有養虎行之作也

丁葑園外傳

林 瑤 鹿 鹿

丁葑園先生名澎杭之仁和人也。世奉天方教。戒飲酒。而葑園顧嗜酒。飲至一石。貌益莊。言愈謹。人咸異之。詩賦古文辭。自少年未達時。卽名播江左。其後仲弟景鴻。季弟濬。皆以詩名。世目之曰三丁。至香奩艷句。四方閨秀。尤喜誦葑園詩。家有攬雲樓。三丁讀書處也。客乍登樓。葑園伏案上。凝晝寢。迫而視之。方觀書。目去紙才一寸。驟昂首。又不辨某某。客嘲之曰。卿去丁儀凡幾輩。葑園戲持杖逐客。客匿屏後。誤逐其

僕蒔園婦聞之大笑。一夕娶小婦。蒔園遙視光麗。心喜甚。出與客賦定情詩。夜半披幃。薌澤襲人。小婦卒無語詰旦。視之。爨下婢也。知爲婦所給。蒔園又大笑。廷陵大姓。遣一姬能詩。久誦蒔園詩。誓曰。主人令吾自擇配。願得如丁君足矣。陽羨吳叅軍與丁世講也。詭以蒔園意請約姬。姬許之。丁有侍兒小字冬青。主謳善鼓琴。主婦不悅。將遣。府吏納千金聘之。世方企羨兩女子已得所久之。廷陵姬登舟泣曰。吾旦夕冀事丁郎。爲幕府給入掖庭。緣已矣。方扣舷墮水。冬青

忽至延陵姬道故。冬青亦泣曰。吾故主人翁相對泣。
不止。護騎以告。蒔園廢寢食者累月。然蒔園數得孺。
子安猶鞅鞅主婦賢。家人多不直丁君。蒔園君法曹。
無事日作詩。與朱觀察荔裳。施大叅愚山。嚴黃門灝。
亭。稱燕臺七子。詩名滿京師。吏人竊其牘。換鵞炙。竈。
下養思染指不獲。明日訟于庭。蒔園復賜吏人鵞炙。
時蒔園官京師。猶守天方教。同官故以猪肝一片置。
七箸。蒔園短視。吏人以告。獲免。上方冊立西宮。念無。
姻典禮者。調入東省。兼主客。主客卽古典屬國也。貢。

使至譚問主客爲誰。廉知公持紫貂銀鼠美玉象犀。從吏人易公詩歸國。長安縉紳以爲榮。晨入東省。侍郎李公夷棠從東出。蒔園從中入。瞠目相視。侍郎遣騶卒問訊蒔園趨謝。侍郎笑曰。是公耶。吾知公短視矣。謝爲蒔園退而笑曰。吾短視與詩名等。謫居東。崎嶇三千里。郵亭驛壁讀遷客詩大喜。孺子妾問曰。得非問賜環詔耶。蒔園曰。上聖明賜我遊湯沐邑。出關遷客皆才子。此行不患無友。久之糧盡餒而啼。孺子妾慰勞曰。卿有友必簞食迎若。蒔園笑曰。恐如卿言。

當先以酒療吾渴。初至靖安。卜築東岡。躬自飯牛。與
牧豎同臥起。然暇輒爲詩。詩益溫厚。無遷謫態。國子
藩公聞其名。欲枉見。蒞園。遲不往。一日乘牛車入城。
約園車上執周易。驟遇藩公。節低頭讀易。不及避。藩
公歸語陸子淵曰。吾今日得遇蒞園先生矣。子淵問
故。藩公曰。此間安有車上讀書。傲然不顧若此人者。
乎。必蒞園無疑也。嗣此西園飛蓋。必延蒞園飲酒賦
詩。禮爲上客。然蒞園亦困甚。寒上風刺人骨。秋卽雨
雪。山川林木盡白。河水合。嘗不得汲。樵蘇不至。五日

不爨。取蘆粟小米和雪嚼之。然孺子安輒生子。當爾時。坐茆屋下。日照戶如暹。醇酒然。畏風不能視。日日。哺山鬼。夜啼。餓。躑躑聲咽。忽聞叩門。客翩然有喜。從隙中窺之。虎方以尾擊戶。葑園危坐自若。居東凡五遷家。日貧。詩曰。富登臨眺覽。供其筆墨。作歸思軒記。以寓意。友人林璐聞之曰。卿歸矣。曩者邯鄲道上。呂仙祠。卽盧生受枕處也。仕宦過者。疾驅去。以避不祥。卿銜命過其下。停車徐步。入道人方坐蒲團不起。卿異之。索筆題壁曰。向翁乞取還鄉夢。留待凌雲化鶴飛。

之句得非詩識耶。貽書報蒨園。惘然悟。又一年始歸。
果如林生言。

張山來曰。叙瑣屑事。須着活現。是頰上添毫手也。

寄暢園聞歌記

余懷潛心

吳門徐生君見以度曲名聞四方。與余善。著南曲譜。索余序。余爲之序。有曰。南曲蓋始于崑山魏良輔云。良輔初習北音。紉于北人王友山。退而鏤心南曲。足跡不下樓十年。當是時。南曲率乎直無意致。良輔轉喉押調。度爲新聲。疾徐高下。清濁之數。一依本宮。取字齒脣間。跌換巧掇。恆以淡逸助其悽淚。吳中老曲師如袁髯尤耽者。皆瞠乎自以爲不及也。良輔之言曰。學曲者。務官換呂。此熟後事也。初戒雜。毋務多。迎

頭拍字。徹板隨腔。毋或後先之。長宜圓勁。短宜遒然。
毋刻。五音依於四聲。毋或矯也。毋艷。又曰。開口難。出
字難。過腔難。高不難。低難。有腔不難。無腔難。又曰。歇
難。關難。此不傳之秘也。良輔盡洩之。而同時婁東人
張小泉。海虞人周夢山。競相附和。惟梁谿人潘荆南。
獨精其技。至今雲仍不絕于梁谿矣。合曲必用簫管。
而吳人則有張梅谷。善吹洞簫。以簫從曲。毘陵人則
有謝林泉。工振管。以管從曲。皆與良輔遊。而梁谿人
陳夢萱。顧渭濱。呂起渭。輩。竝以簫管擅名。蓋度曲之

工始於玉峰盛于梁谿者殆將百年矣此道不絕如
綫而徐生蹶起吳門攀魏赤幟易漢幟恨良輔不見
徐生不恨徐生不見良輔也徐生年六十餘而喉若
雛驚靜女松間石上按拍一歌縹緲遲迴吐納瀏澆
飛鳥過音游魚出聽文人騷客爲之愴怳爲之神傷
妙哉技至此乎一日徐生語余曰吾老矣恐不能復
作少年狡獪事得吾之傳者乃在梁谿今太史留仙
秦公尊人以新公所蓄歌者六七人是也若倘游九
龍二泉間不可不見此人聞此曲余心識之久矣庚

戊九月道經梁谿。適潁州劉考功公勇擁大航西門外。畱余方舟。同游惠山。而吳明府伯成。秦憲使補念。顧孝廉修遠。及其子文學天石。朱公子子葆。劉處士震修。皆托席太史畱仙。則挾歌者六七人。乘畫舫。抱樂器。變波而至。會于寄暢之園。於時天際秋冬。木葉微脫。循長廊而觀止水。倚峭壁以聽響泉。而六七人者。衣青紵衣。躡五綵屐。恂恂如書生。綽約若處子。列坐左右。或彈或吹。須臾歌喉乍轉。累累如貫珠。行雲不流。萬籟俱寂。余乃狂叫曰。徐生。徐生。豈欺我哉。六

七人者。各道姓名。歛袖低眉。傾其座客。至于笙笛三絃。十翻簫鼓。則授之。李生。李生亦吳人。是夕分韻賦詩。三更乃罷酒。次日復宴集憲使家。六、七人又偕來。各奏技。余作歌貽之。俾知徐生之言不謬。良輔之道終盛于梁谿。而雷仙父子風流跌宕。九龍二泉間者。與山俱高。與水俱清也。是爲記。

張山來曰。吳俗于中秋夜。善歌者咸集虎丘石上。次第競所長。唯最後一人爲最善聽者。止數人不獨忘言。并不容贊。予神往久矣。今讀此記。益令我

穆然以思悠然以想也

陳小憐傳

杜濬 于皇

陳小憐，郟城女子也。年十四，遭兵亂，失所落狹斜。有貴公子，臘之，購以千金，貯之別室，作小妻。相好者，彌年。大婦知之，悲甚，磨礪白刃，欲得而甘心焉。公子不得已，召媒議遣。居間者以爲奇貨，遂將小憐入燕中，住西河沿。西河沿亦狹斜也。小憐姿慧不凡，遂傾動都人士。聲價翔貴。雖達官富人，有華筵上客，欲得小憐一佐酒，必先致意通慇懃。爲期旬日之後，然後得其一至。時燕聚四方之士，座中選選多年少美姿容。

者結束濟楚。媚態百出。自謂必得當于小憐。小憐弗睇也。而錢唐知名士范性華者。老成人也。館於燕。一日以赴某公讌。遣小憐。雖頗異其姿。然平澹遇之耳。范時年五十餘。人地固自軒軒。顧貌已蒼然。意不在佻達。而小憐一見。獨爲之心醉。注目視范。自入座。以至酒闌。目不他視。凡范起。則視其起。范步。則視其步。范復就座。則視其就座。往則目送。旋則目迎。已或時起數步之外。必回頭視范。如恐失之。小憐固素謹。忽如此舉。坐咸詫異。范反爲之跼蹐。不自得笑。而左右

顧而小憐自如也。將別則詳問范姓字歸而朝夕誦之。有潘生者往來於其家。又素識范。謂小憐曰。爾念范君如此。盍往訪之。小憐正色曰。吾旣已心許范君。終身矣。若猝往是奔也。姑少待。范君相迎。斯可矣。潘以其言白范。范猶恐其難致。試走伴探之。值小憐是日有鉅公之約。肩輿在門矣。立改其所向。語其姬曰。某公之約。一惟汝多方辭絕之。我赴范君。名不顧矣。小憐至范所。語次謂范君曰。君知我日者席間注目視君之故乎。范曰。初不知。小憐曰。吾見君之酷似吾。

故夫也。吾不能舍君矣。是時小憐年始十七。范笑曰。以子之姿慧。從良固甚善。然當擇年相若者。吾豈若偶耶。小憐應曰。君誤矣。三十年以內所生之人。豈有可與論吾心者哉。范大奇其言。叩之。知嘗讀書。相通。朱子綱目。范初無意。至是固已心動矣。因畱連旬朔。相與定盟。然後去。而小憐所與一時宦方與范相忌。聞之。雅不能平。輒計致小憐曲室中。出而扇其戶。以困之。小憐顧室中有髦兒。長丈餘。遂泚筆於几上。書范性華三字。幾千百滿之時。宦歸而覩几上字。色變。

不能言。燕中嘗作盛會。廣召賓友及狎客妓女。皆與酒酣。客爲觴。致下令人各引滿。旣醕。自言其心上人爲某不實者。有如酒次第至。小憐或戲之曰。爾心上人多矣。莫適言誰也。小憐謔曰。是何言。一人而已。起持巨觥。命滿酌。一飲絕漉。覆觴大呼曰。范性華舉座相顧以爲此子無所引避矣。其篤摯至於此。然久之無成事。范於是仰天歎曰。醇政獨非丈夫乎。何遂力不能舉一女子。而忍負之也。且小憐與吾約者。極不難耳。督過愆期。至於舌敝金臺之下。識范性華者多。

矣而將伯之助寂然。又安事交游爲。乃爲詩自傷云。
只愁世少黃衫客。李益終爲薄倖人。信乎其爲薄倖
人矣。小憐以河清難俟。竟爲有勢者強劫以去。猶畱
書與范云。非妾負君。妾終不負君也。噫。是可悲矣。先
是小憐每數日不晤范。輒廢眠食。及范至。則又莊語。
相勉以大義。且曰。出處一不慎。則君之詞翰俱可惜。
矣。聞者以爲此非巷中人語。又力勸范迎其室人來。
燕中曰。小憐異日得事君子。固甘爲之副。范用其言。
而得與室人病訣。厚爲之殯。祭弔成禮。小憐一言。

之力也。范尤感之云。

徐無山人贊曰。昔晉羊皇后。醜詆故夫。以婦劉聰。其死也。化爲千百億男子。滔滔者皆是也。陳小憐何人。獨不以故夫爲諱。而吾友范性華。以似其故夫見許。豈羊皇后之激反。不及于女子乎。噫。是爲立傳。

張山來曰。層次轉折。無不入妙。尤妙在故夫一語。一見不復再見。是文之有品者。

賣花老人傳

宗元鼎 定

賣花老人者不知何許人家住維揚瓊花觀後茅屋
三間傍有小閣室中茗椀丹竈經案繩牀皆楚楚明
潔柴門內方廣二畝以種草花爲業家嘗有五色瓜
云卽昔之廣陵人邵平種也所種芍藥玫瑰虞美人
鶯粟洛陽夜合萱草蝴蝶夜落金錢剪春羅剪秋羅
朱蘭藍菊白秋海棠雁來紅共十數種朝晨擔花向
紅橋坐賣遇文人墨客卽贈花換詩而歸或遇俗子
購之必數倍其價得錢沽酒痛醉餘者卽散諸乞兒

市人笑爲花顛。嘗九日渡江。經旬不歸。人問之。荅曰。吾訪故人殷七七于鐵甕城中耳。袖中出杜鵑花一枝。紅芬可愛。所往來者有筆道人。珏道人。圍棋烹茗爲樂。珏道人。疑卽唐廣陵人李珏。以販糴爲業。成仙者。筆道人。疑卽宋建炎中顏筆仙耳。昔瓊花觀中有黃冠持畫一軸。獻帥守。字皆雲章鳥篆。不可識。使人尾之。乃入觀後井中。玉勾洞天溪處。相傳老人或爲童子。或爲黃鶴。千年于茲矣。識者謂卽黃冠後身云。

張山來曰。逸趣橫溢。澹宕多姿。

神鏡記

徐芳仲光

庚辰夏某鄉有不孝子王某父早喪僅一老母婢畜之每晨擁妻酣睡而役母使炊俟熟乃起旦旦如是小不如意卽恣口譁罵生一子甫數月母抱之視釜沸候兒忽騰跳墮釜中母知不救卽潛竄不孝子聞兒叫起視已歿乃大恨曰媼殺我子捫廚得刀遂出離家百武有關帝廟母見不孝子至閃入廟伏神座下不孝子撚刀入忽帝傍周將軍像從座躍下提刀砍不孝子倒正中其項廟祝聞刀聲錚然移出則不

孝子流血滿地而周將軍一足尚。在門限外。未入呼。問老母具述其事。蓋幾不免而神救之也。自是遠近。宣傳其廟。周將軍靈爽。競以金重裝其像。足仍門外。如故。信州居民。近是鄉者。日裹糧。走謁。予過玉山。居。停業七十。爲道其具。夫帝廟。非西市也。神之刀。非鈇。鉞也。木偶之將軍。非有血氣知覺。指臂運動也。然異。變所激。則金可使飛。土可使躍。塊然之手。足。可使踰。闕而搏。假令神不滅。是子其母。且不免。神視子之。劓。亦其母而不之救。無爲貴神矣。然必無是也。卽使。更。

入他廟神之鉄亦皆能跳而越之也蘇子瞻云掘水得泉水非專枉于是而世不察或疑爲誕或以爲像之靈爽若是而奔走之皆窺管刻劍而不達于感應之義者也數十年前吾郡有祖母抱孫墮池中歿者畏其子之怒避去子藏椎僻徑石磳中誘其母歸過之索推手旣入石輒合不可出雷火下焚其面乃自聲罪宛轉石間數日歿以理言石豈開闔齧入之物哉罪逆之至凡其所觸皆爲難矣

張山來曰閻至不孝子弑逆處令人髮指毗裂讀

至神鉞砍頸處令人拍案稱快。世之敢于悖逆者。皆以爲未必卽有報應耳。則曷不取是篇而讀之也。○又曰。吾鄉有一人。負其至戚者。已非一端而尤謂未足。又欲挾強而貸。至戚不能緘默。因訴其族人。此人遂大詬。遽逼其母死于至戚之家。其母固孀居而姑息者也。雖未如其言。而此言則亦難遁于神鉞者矣。吾願世之爲母者。慎毋姑息而自貽伊感也。

焚琴子傳

顧彩 天石

焚琴子者姓章氏閩之諸生也爲人磊落不羈傷心
善哭類古之唐衢謝翔而才情過之爲詩文下筆累
千言皆感人心脾庚子鄉試文已爲主司所賞及觀
五策指陳時事太過至斥耿氏以爲包藏叛志主司
乃懼不敢錄遂下第生遂棄諸生不爲登鼓山所謂
天風海濤亭者北望神京痛哭失聲曰今天下將有
變得如余者數輩委以兵農財賦諸大政猶可鎮定
顧乃鬱鬱以青衿子困英雄俾兒曹口臭者登廊廟

而食肉。誠何爲哉。誠何爲哉。余且燒其詩書。絕筆不爲文矣。旣而三藩繼叛。閩亦疲於兵革。悉如生所料云。生旣不得志。出遊於潮。過潮。刺史韓文公廟讀其逐鱗文而哭之。又歷韶。惠。廣。雷。諸郡。悲嶺海之烟瘴。思寇萊公謫雷時。枯竹生笋。蠟淚成堆。風流如在也。則又哭之。哀聽鷓鴣作行不得。哥哥聲。則抗音而哭。以亂其鳴。久之。學琴於惠州僧。上振得其音節之妙。遂歸。變姓名。以琴遊八閩。王公大人爭延致而聽其琴。有願從而學者。雖善然終莫能及也。久之。有將軍

自滿洲來駐防閩省嗜琴厚禮延生使鼓琴於幕下將軍據上坐而置一座於旁命生坐生怒目視將軍曰吾博通萬卷書而明公惟知馬上用劍槩吾豈爲若門下士耶奈何不以賓禮見而屈於傍吾不能鼓琴矣奮衣徑出不顧將軍慙下與抗禮謝罪強畱之乃踞上坐爲一鼓琴將軍稱善左右無不竦聽然其聲凄愴噍殺有秦音焉生曰琴者天下之至和也吾琴雖離如鸞鳳鳴今枝上無螳螂捕蟬而絃中忽變西北肅殺聲何也豈軍中殆將有警耶撫琴畢三軍

之士皆爲嗟歎。有流涕者。生盡醉痛哭上馬而去。將軍贈之金。不受。後此軍淪於海澄焉。久之。閩人目生爲琴師。雖江浙間頗多聞其名者。然當道不以禮遇。招亦不往往。亦不爲久留。常酒後耳熱。摔琴於地。引滿大卮。放言高論。驚其座賓。談古今得失。雖老師宿儒。淡通經濟者。不能難也。其最愛童子曰金蘭。亦善琴。獨得生傳。常負奚囊從生遊。數千里外。生詩成。金蘭輒繕錄之。盈帙。客訪生。不遇。金蘭代爲款接。以驚人句示人。由是人頗異之。以爲抱負非常之士。不

得志而隱於琴。然當事卒莫有薦之者。竟佯狂以卒。
云生篤於伉儷。婦陳氏少生十歲。亦頗知書。嗜音。生
嘗入爲其妻鼓琴。茶香入牖。鬢影蕭疎。顧而樂之。以
爲閨房清課。亦人生韻事。忽一日。謂其婦曰。吾向聞
紅顏薄命。卿才情如此。而推命者多言歲行在卯。當
死。豈汝亦天上人。不久當去耶。因感慨悲傷。爲彈別
鵲離鸞之曲。曰。琴音和。吾與汝尙無恙。然第七絃無
故忽絕。少而慧者。當之居數日。金蘭死生撫屍一哭。
不勝其悲。吐血數斗。曰。吾死後。廣陵散絕矣。遂焚其

琴不復鼓也。因自號焚琴子。生至康熙丁巳年。四十
九。竟卒。聞其婦先亡一歲。云。顧子曰。焚琴子之事。余
蓋聞之。漳州陳別駕云。別駕爲余言最詳。因囑余亟
爲立傳。始古之有心人也。觀生之少而肆於文。文不
得志而遊一寄於琴。再寄於哭。卒之無有識生之才
而用之者。宜其傷於情而碎於琴也。然生流風餘韻
宛在。丹山碧水之間。迄今登鼓山之亭。如聞其哭焉。
生其化鶴而來歸乎。松風夜絃。空林鬼哭。生何往而
不在也。悲哉。

張山來曰予嘗觀文人之不得志者。往往怨尤。佗
倖作不平之鳴。心竊議之。以爲若輩卽使得志。亦
未必能有所樹立。僅與肉食者等耳。今觀焚琴子
能預識耿氏於未叛之先。則其器識誠有度越尋
常者。未可謂此中無人也。

四氏子傳

張明弼 琴牧

四氏子。萬歷初吳人也。有姓名。四氏子者。人名之。因以爲名焉。氏子家雖貧。亦產清門。凡纓綬之徒。初皆與游。顧其體中癡點。各半。亦復各時。方其點也。能作詩文。自作自書。自諷。聲滿四鄰。若出金石。及其癡也。天地變黑白。賢親疎怨德。皆相反。妻孥無協志者。其父痛諭之。不從。則撻之。氏子亦報撻焉。久之。恒撻其父。旣乃著爲論曰。父子主親。父若撻子。當其舉手之時。親訟已絕。子安得不報撻。又且君父一也。君有罪。

湯武誅之。可以稱聖。父有罪。子撻之。容得不號賢乎。
又立論古今無真名人。但能訶詆人。則名歸之。孟子
詆楊墨。莊周詆孔子。韓愈詆佛。豈好詆人哉。自爲名
焉耳。故氏子遇當世大儒。其聲名經陽谷。達濛汜者。
皆極力疵詆之。且作嗤拳笑面曰。是才不如我。而名
居吾上。何也。或相見。至有受其大詆者。氏子旣過。父
母。詈兄嫂。詆類當世之孤立者。國人皆鄙之。漸不與
游。氏子游甚困。其兄割貲食之。氏子未厭。有所如。皆
枳棘。則益卞急自恣。棄書不讀。但好世說水滸。嘗有

人扣其門。氏子則怒曰。誰敢扣若爺門耶。曰我也。曰誰爲我。我爲誰。急取大棒。擊其脛。出行。見人有頰首者。曰。避我耳。詈之。答詈。則相搏。見仰首者。曰。驕我耶。亦詈之。答詈。亦相搏。故氏子有所之。輒挂閤。旣乃以所搏人自嫁於衆。曰。彼爲彼妻之厚我也。而詈我。雖然。豈予罪哉。因出袖中一物。曰。此某妻之臂飾。詆我者也。輕薄者。就傳之。劇言苦語。各以加人。遂令邑少潔門。其妻。中庸人也。稍勸之。氏子則手格之。曰。吾厚其妻。爾乃厚其夫乎。其子年長。皆心諱之。不敢言已。

而邑之人皆知其詭也。則家相告曰：慎無與四氏子游。有與立談者，死期必至矣。其怨家亦相謂曰：此穢豕也。昔有大豕臥便廁中，見獅子過，則負洩溺以侮之。獅子不敢近也。今氏子負穢來，謹避之而已。勿與角也。於是氏子居都會中，若空廬。行巷市間，惟逢雞犬草木，不能逢一人也。氏子游益困，則念世說中：祖珽獲髻上叵羅袖中金蠱，因遇物卽懷之。人或率衆追奪，指名於千百人之前。他人醜之，思入壁罅。氏子坦然徐步，不以屑意也。又欲作南塘夜出，梁山築柵。

之事終歲召人人無肯與同役者如此十餘年頗自
悔其所觀因從容語之曰若爲儒而撾父母何也曰
吾與父母戲耳何嘗盡力撻之哉且每撻之必沽酒
以釋之若嘗兄嫂何也曰吾亦戲耳且子眎吾兄嫂
之身有吾嘗跡者吾當罪子之盡絕六親百朋又何
也曰吾初皆戲耳乃吾六親百朋無一達人見我輒
物而不化彼絕我我寧絕彼耶其人曰子每詆通人
達士以爲不如子又奈何氏子曰盡戲也吾戲言江
水不如吾沼江與沼不移位豈非戲耶其人曰若之

戲則盡然矣。今日者名敗身辱。父兄不以爲子弟。交游不以爲朋友。處環堵之室。上漏下溼。煙斷糧絕。子何不盡以戲周旋之。顧怨尤怙。慘乃爾耶。氏子默然無以應。何其長子某。少亦韶令。將弱忽得狂疾。終日喃喃。嘗人然聽其所言。則皆其父也。其父至則枚數其罪而撻之。氏子號叫不得免。或言慘於氏子父。被撻時。氏子乃械子囚諸室。則以一木爲其父詰之曰。父母可撻乎。又代應之曰。不可。曰。是宜撻。日撻至百數。其餘罪皆然。數年竟狂死。

外史氏曰。吾猶及識四氏子。身短不盈四尺。其目營然若攫食之鵙。頤頰矜張。若索鬪之雞。其氣如含瓦礫。抱荆棘。有觸卽摘射。邑人謂其頑嚚不友。似渾敦。不可教誨。不知話言。似櫛杷。惡言誣善。貪冒食賄。又似窮奇饕餮。以爲兼有四氏之長。故目爲四氏子。而四氏子不肯受也。曰。凡吾所爲皆戲耳。雖然。四氏子戲其子數木之罪。而目撻之。豈亦戲狂耶。或以戲諫耶。今死矣。亦可云戲死耶。夫其父則狂而反號其子爲狂。其子父木而撻之。則戲而其父反以諸罪爲戲。

皆惑也。吾疑天公之憤憤久矣。今乃以其子之口與手作天之口與手。而日數之。日撻之。又酷巧嗟乎。天公則誠戲耳。四氏子烏乎戲。

張山來曰。世豈真有若人耶。然觀吾猶及識之之云。則是真有其人矣。乃知天生若人。誠近於戲。當亦未嘗不悔之耳。後乃假手其子以巧報之。則彼若之文過也。

虞初新志卷之五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魯顛傳

朱一是 近修

顛不知何里人。獨行吳越間。體上裸。披單大襖。襖中圓一孔。下體着絮厚裋。汗重染不易也。鬢飛蓬。足跣而跳。手一龜。龜習顛。顛俯首。則龜昂鼻。息相接。以爲常。顛所過。羣兒什百。怪隨之。顛卽踞地。展襖頭出中孔。伸縮像龜行。羣兒狎且笑。又坦腹。命羣兒拳腹。堅。

羣兒爭拳之痛更擊以石石碎腹橐橐然顛喜酒酒
鼻飲羣兒願觀顛鼻飲多就家索酒酒顛也夜倒懸
橋梁或城女墻臥鼾鼾焉橫江徐氏者好事人也娶
顛歸問吐納水火之術不答惟日戲羣兒如故顛食
盡一器徐故予大器無問多寡食輒盡又故以肥膩
冷水諸不可口物內器無問多寡予顛顛亦食輒盡
問顛浴乎曰浴然嚴人浴微窺之見顛方呼呼然俯
水面飲前浴人垢不更去已垢也夜無橋梁城女墻
則懸足梁上垂首臥夜分人定卽溺人乘顛起入問

之顛語莊微及日用細碎卒不答吐納水火事在與
越十餘年人皆識之一日過華亭太守方岳貢出見
市兒數百譁曰顛來顛來怪問顛不答再問再不答
以爲惑民槩且杖杖下而顛死矣後有人入杭之酉
山復見顛曳杖蹢蹢行朱子曰顛吾知其不死
張山來曰世人謂顛爲顛吾知顛必以世人爲顛
則謂顛非倒臥而世人爲倒臥亦無不可

換心記

徐芳仲光

萬歷中徽州進士某太翁。性下急。家故饒貲。而不諧于族。其足兩腓。瘦削無肉。或笑之曰。此相當乞翁。心恨之。生一子。卽進士公。教之讀書。性奇儉。呶啗十數載。尋常書卷。都不能辨句讀。或益嘲笑之曰。是兒富貴行。當逼人。翁聞益悲。有遠宗姪某。負文名。翁厚幣延致。使師之。曰。此子可教。則教。必不可。當質語予。無爲久羈。姪受命。訓牖百方。而情如故。歲暮辭去。曰。某力竭矣。且叔產固豐。而弟卽魯。不失田舍翁。奈何以

此相強翁曰然退而喚語婦曰生不肖子乃翁真乞
矣趣治具餞師而私覓大槌靠壁間若有所待蓋公
恨進士辱已意且撲殺之而以產施僧寺作終老計
母知翁方怒未可返呼進士竊語使他避進士甫新
娶是夜閤戶籌議欲留恐禍不測欲去無所之則夫
婦相持大哭不覺夜半倦極假寐見有金甲神擁巨
斧排闥入捧其胸劈之抉其心出又別取一心納之
大驚而寤次日翁延姪飲爲別翁先返進士前送至
數里最後牽衣流涕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師何忍

某之歸而就。死。師矍然曰。安得此達者言。進士曰。此自某意。且某此時。頗覺胸次開朗。願更從師卒業。因述夜來夢。師叩以所授書。輒能記誦。乃大駭。亟與俱返。翁聞剝啄聲。掣挺門俟。已聞師返。則延入。師具以途中所聞告。翁以爲謬。試之良然。乃大喜。自是敏穎大著。不數歲。補邑諸生。又數歲。聯捷成進士。報至之日。翁坐胡牀。大笑曰。乃公自是免於乞矣。因張口啞啞而逝。族子某爲郡從事。庚辰與予遇山左道中。縷述之。古未聞有換心者。有之自此始。精誠所激。人窮。

而神應之進士之奇穎進士之奇愚逼而出也所謂
德慧存乎疾疾者也或曰今天下之心可換者多矣
安得一一捋其胸剖之易其殘者而使仁易其汚者
而使廉易其姦回邪佞者而使忠厚正直愚山子曰
若是神之斧日不暇給矣且今天下之心皆是矣又
安所得仁者廉者忠若直者而納之而因易之哉
張山來曰有形之心不能換無形之心未嘗不可
換人果肯換其無形者安知不又有神焉并其有
形者而換之耶則謂進士公爲自換其心也可

秦淮健兒傳

李

漁

子翁

嘉靖中秦淮民間有一兒貌魁梧色黝異生數月便
不乳與大人同飲啜周歲怙恃交失鞠于外氏長有
膂力善拳擊嘗以一掌斃一犬人遂呼爲健兒健兒
與羣兒鬪莫不辟易羣兒結數十輩攻之健兒縱拳
四揮或啼或號各抱頭歸愬其父兄父兄來叱曰誰
家犬敢與老子相觸耶健兒曰焉敢相觸爲長者
服步武之勞則可耳乃至父兄前以兩手擎父兄兩
脛去地二尺許且行且止或昂之使高或抑之使下

父兄恐顛仆莫敢如何。但咭咭笑。鄉人聞焉。健兒性
善動。不喜讀書。外氏命就外傅。不率教。師夏楚之。則
奪撲裂眦。曰。功名應赤手致焉。用璫璫章句爲師。出
卽與同塾諸兒鬪。諸兒無完膚。又時盜其外氏簪珥
衣物。向酒家飲。醉卽猖狂生事。外氏苦之。逐于外。爲
人牧羊。每竊羊換飲。詐言多岐。主人怒。復見擯。時
已弱冠矣。聞倭入寇。乃大快曰。是我得意時也。卽去
海上從軍。從小校擢功至裨將。與僚友飲酒。酣鬪力
斃之。罪當死。遂棄官逃之。泗易姓名。隱于庖丁民家。

有犢丙夜往盜之。牽出必劇呼曰：「君家牛我騎去矣。」呼竟倒騎牛背以斧砍牛臂。牛畏痛迅奔若風。追之莫及。次日，凶牛者適市，物色之。健兒曰：「昨過君家取牛者我也。」告而後取道也。奚其盜索之則牛已脯矣。無可憑。市中惡少推爲盟主。晝縱六博，夜遊狹斜。自恃日甚，嘗嘆曰：「世人皆不足敵。但恨生千載後，不得與拔山舉鼎之雄一較勝負耳。」邑使者禁屠牛。健兒無所事事，取向所積牛皮及骨角往瓜揚間售之，得三十金。將歸飲旅館中，解金置案頭。酒家翁見之，謂

曰前途多豪客。此物宜善藏之。健兒擲杯砍案曰。吾縱橫天下三十年。未逢敵手。有能取我腰間物者。當叩首降之。時有少年數人。醵于左席。聞之錯愕。起問姓名。里居。健兒曰。某姓名不傳。向嘗豎功于邊陲。今挂冠微服。牛耳于泗上。諸英雄少年。問能敵幾何輩。健兒曰。遇萬萬敵。遇千千敵。計人而敵。斯下矣。諸少年益錯愕。健兒飲畢。束裝上馬。不二三里。一騎追之甚迅。健兒自度曰。殆所云豪客耶。比至。則一後生。健兒遂不介意。後生問何之。健兒曰。歸泗。後生曰。予小

子亦泗人。歸途迷失。望長者指南之。於是健兒前驅。馬上談笑。頗相得。健兒謂後生曰。子服弓矢。善決拾乎。後生曰。習矣。而未閑。健兒援弓試之。力盡而弓不及。穀棄之曰。此物無用。佩之奚爲。後生曰。物自有用。用物者無用耳。乃引自試。時有鷺唳空。後生一發。飲羽。鷺墜馬前。健兒異之。後生曰。君腰短刀。必善擊刺。健兒曰。然。我所長不在彼。在此。脫以相示。後生視而劇曰。此割雞屠狗物。將焉用之。以兩手一折。刀曲如鉤。復以兩手伸之。刀直如故。健兒失色。籌腰間物。非

復我有矣。雖與偕行而股栗之狀漸不自持。後生轉以溫言慰之。復前數里。四顧無人。後生縱聲一喝。健兒墜馬。後生先斬其馬曰。今日之事有不唯吾命者。如此馬。健兒匍伏請所欲。後生曰。無用物。盍解腰纏來獻。健兒傾囊輸之。頓首乞命。後生曰。吾得此一囊金。差可十日醉。子猶草萊何足誅鋤。撥馬尋故道去。健兒神氣沮喪。足循循不前。自思三十金非長物。但半世英雄。敗于乳臭兒之手。何顏復見諸弟兄。遂不歸。酒向一邨墅。結廬賣酒聊生。每思往事。輒慙慙欲

疾一日春風淡蕩有數少年索飲裘馬甚都似五陵
公子而意氣豪縱又似長安遊俠兒擊案狂歌旁若
無人且曰滌器翁似不俗當偕之遂拉健兒入座健
兒視九人皆弱冠唯一總角者貌白皙若處子等閒
不發一言一言則九人傾聽坐則右之飲則先之健
兒不解其故而末坐一冠者似嘗謀面睇視之則向
斬馬劫財之人也謂健兒曰東君尚識故人耶健兒
不敢應後生曰疇昔途中解腰纏贈我者非子而誰
我儕豈攘攫者流特于郵旁肆中聞子大言恐世故

來與子雌雄不竟竟輸我一籌。今來歸趙壁耳。遂出左袖三十金置案頭。曰：此母也。於今一年子當肖之。又探右袖出三十金。共予之。健兒不敢受。旁一後生拔劍努目曰：物爲人攫而不能復還之。又不敢取。安用此。儒夫爲健兒懼。急內袖中。乃治鷄黍爲饌。諸後生不肯留。歸金者曰：翁亦可憐矣。峻拒之。則難堪。衆乃止。時爨下薪窮。健兒欲乞諸鄰。後生指屋旁枯株謂之曰：盍載斧斤。健兒曰：正苦無斧斤耳。後生躊躇久之曰：此事須讓十弟。我九人無能爲也。總角者以

兩手抱株。左右數撓株。已臥矣。遂拔劍砍。旁柯燃之。
酒至無算。乃辭去。竟不知其何許人。健兒自是絕不。
與人較力。人毆之。則袖手不報。或曰。子曩日英雄。安。
在。健兒則以衰朽。謝之後。得以天年終。不可謂非後。
生力也。

張山來曰。嘗見裨官中。有趙東山。誇技順城門。其。
事與此相類。甚矣無謂。秦無人也。

山東四女祠記

黃始

丙辰十月出都門。輿陸行之勞悴也。舍而之舟。舟行六七日。將至黃河崖。過一村。風急不得行。遂泊舟。人曰。此四女鎮也。初未詳四女何以名。泊少間。風息。臥舟中。悶甚。起行崖岸間。一望荒沙。市人皆閉戶。無憇立所。迄市尾。一古祠。若無人焉者。入門。閭如也。庭一碑。藤蘚網布。碑前古樹。半無枝葉。禿而龍身。右轉得一徑。進則老屋三楹而已。中坐像二。一老翁。顰眉而古衣冠。一老嫗。白髮高髻。咸非近世飾。獨兩傍侍坐。

者四人。雖儒衣儒冠。而修眉皓齒。皎好若女子。心頗疑之。無從詢其說。乃捫藤剝蘚。拭其文讀之。蓋明成化年碑也。碑載漢景帝時。地有傳姓長者。好善年五十。無子。生四女。皆明慧知禮。壽日觴父。父曰。吾五十無子。奚壽爲。四女愀然曰。父期於子者。爲終養計也。兒卽女。亦可代子職。養父母。父母其勿憂。明日俱改男子裝。四女共矢不嫁。以待其親。時佛未入中國。惟讀五經百家。周秦以上書。博覽奧義。如大儒。間則行善事。德化洽於鄉里。庭前古栢樹。葉生龍爪。樹身生

鱗。金色燦然。鄉里咸駭異。以爲孝感所致。如是者三
十年。一日天神鼓樂降於庭。樹化爲龍。載翁媼及四
女上升而去。里人感之。遂爲建祠。今所樹趾遺跡也。
嗚呼。白漢景帝迄今。不知千幾百年。及遍攷東國輿
圖。紀載都無所謂四女祠者。而孝感之報。徒得之於
荒烟蔓草中。乃知古人軼事。其湮沒不傳者。槩不乏
云。

張山來曰。昔漢縱縈上書贖父罪。因除肉刑。此祇
一人耳。不難自行其意。今四女同心。猶爲僅見也。

休四娘記

林雲錦

世仙

晉江公寶鑰。綠厓。康熙二年。任山東青州道。僉事。夜輒聞傳桶有敲擊聲。問之。則寂無應者。其僕不勝擾。持槍往伺。欲刺之。是夜但聞怒詈聲。已而推中門突入。則見有鬼。青面獠牙。赤體挺立。頭及屋簷。僕震駭失槍仆地。陳急出。訶之曰。此朝廷公署。汝何方妖魑。敢擅至此。鬼笑曰。聞尊僕欲見刺。特來受槍耳。陳怒。思檄兵格之。甫起念。鬼又笑曰。檄兵格我。計何疎也。陳愈怒。遲明。調標兵二十名守門。抵夜。鬼却從

牆角出長僅三尺許頭大如輪口張如箕雙眸開合有光嫋跚於地冷氣襲人兵大呼發炮矢炮火不燃檢輶中矢又無一存者鬼反持弓回射矢如雨集俱向衆兵頭而掠過亦不之傷兵懼奔潰陳又延神巫作法驅遣夜宿署中時臘月嚴寒陳甫就寢鬼直詣巫臥所攫去衾袍衣裯巫窘急呼救陳不得已出爲哀祈鬼笑曰聞此神巫乃有法者也技止此乎遂擲還所攫次日神巫慙懼辭去自後署中飛礮擲瓦晨昏不寧或見牆覆棟崩急避之仍無他故陳患焉嗣

余有同年友劉望齡赴都取道青州詢知其故謂陳
曰君自取患耳天下之理有陽則有陰若不急於驅
遣亦未擾擾至此語未竟鬼出謝之劉視其悍惡可
畏勸令改易顏面鬼卽辭入暗室中少還復出則一
國色麗人雲鬟葩粧嫋嫋婷婷而至其衣皆縠綃霧
縠亦無縫紬之迹香氣飄揚莫可名狀自稱爲林四
娘有一僕名實道一婢名東姑皆有影無形惟四娘
則與生人了無異相也陳日與驩飲賦詩親狎備至
惟不及亂而已凡習中文牒多出其手遇久年疑獄

則爲廉訪始末陳一訊皆服觀風試士衡文甲乙悉當名譽大振先是陳需次燕邸貸京商二千緡商急索不能應議償其半不允四娘出責之曰陳公豈負債者顧一時力不及耳若必取盈陷其圖利敗檢於汝安乎我鬼也不從吾言力能甦汝京商素不信鬼笑曰汝乃麗人以鬼怖我若果鬼也當知我在京廬舍職業四娘曰廬舍職業何難詳道汝近日於某處行一負心之事說出恐就死耳京商大駭辭去陳密叩商所爲終不洩其隱人之惡如此性耽吟咏所著

詩多感慨。淒楚之音。人不忍讀。凡吾閩有訪陳者。必與狎飲。臨別輒贈詩。其中庾詞。日後多驗。有一士人。悅其姿容。偶起淫念。四娘怒曰。此獠何得無禮。喝令杖責。士人歎然仆地。號痛求哀。兩臂杖痕。周匝舉坐爲之請。乃呼婢東姑。持藥飲之。了無痛苦。仍與驩飲如初。陳叩其爲神始末。答曰。我莆田人也。故明崇禎年間。父爲江寧府庫官。逋帑下獄。我與表兄某。悉力營救。同臥起半載。實無私情。父出獄而疑不釋。我因投繯以明無他。烈魂不散耳。與君有桑梓之誼而來。

非偶然也。計在署十有八月而別。別後陳每思慕不置。康熙六年。陳補任江南驛傳道。爲余述其事。屬余記之。

林子曰。左氏傳言涉鬼神。後儒病其誣。余竊疑天下大矣。二百四十餘年中。豈無一二人出於見聞所不及乎。今陳公緣厓。正士也。非能造言語者。且吾鄉士人。往往有親見之者。王龍谿云。神怪之事。聖人不語。力與亂明。明是有怪。與神豈得云無。鬼能見形。預人事。不可謂非神怪矣。然強魄暫留人間。終歸變滅。不

能久存。是在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外。非可以常理推究。言有言。無皆惑也。此聖人所以不語也夫。

張山來曰。先君明季時。客楚撫軍署中。賓客雜遝。室無空虛。旁有園。肩鑄甚固。先君謂衆客曰。曷不遷入此中。俾稍稍舒肩乎。或答曰。此內有鬼。是以未敢耳。因詢其狀。乃知前撫軍有女。及笄而死。遂葬此中。每際清風明月。輒現形於迴廊曲檻間。徘徊徙倚。如不勝情人懼其爲祟。故常扃之。先君大喜曰。審若是。是固我所禱祀而求者也。遂請獨居。

其內日以二小童給侍。夜則遣去。與其有過而卒
無所見聞。事載天山樓隨筆。今林四娘獨能變現
若此。則又何也。豈必無罪而冤死者。乃能爲厲耶。

乞者王翁傳

徐芳 仲光

灑口王氏。樵郡大姓也。其先世某翁嘗行乞。至灑口。陳長者家。日尙早。小憇門首。有頃戶夜。一小鬟捧盆。水向外傾灑去。有聲鏗然。隨水墮地。視之。金釧也。翁大喜。復念此釧。必主婦沈妝奩盆中。而鬟不知。倘主婦索釧不得。而疑鬟盜。或撻之急。且有變。吾貧人。橫得重資。未必能享。而貽鬟累。以至不測。大不祥。遂畱以待久之。微聞戶內喧聲。似有所訶責。斯須前鬟出。流血被面。望溪便擲。翁急前持抱問故。鬟擲愈力。曰。

主婦失釧而枉予盜。予何處得釧。與撻死。寧溺死。翁曰。然。釧在。毋恐。乃出諸袖中。俾持入。且曰。待子于此久矣。鬻入報主婦。以爲謾。遣僮出問。翁具以實對。事聞。長者曰。世安得有此人。亟召入。居然壯男子也。因問。若能爲我任。非走乎。對曰。幸甚。於是使司門戶稽察。輒勝任。則又使出入市買。徵責租課。又輒稱長者益喜。遂以前鬻妻之。而使主莊佃某所。翁益殫竭心力。以謹恪報長者。知翁可任。益親愛。待以家人禮。諸錢穀會計之重要者。悉以寄之。翁任事既久。橐

漸裕而所娶鬻生數子皆穎敏既長使之分道商販遂大富致產巨萬翁乃謝陳氏事攜鬻與子歸灝口爲素封家享年耄耋孫曾輩讀書爲諸生者十餘人翁皆及親見之今門第人文之盛與陳頴云憶一乞人得金銀值數十金可以飽矣返之奚爲哉愚山子曰翁非特廉也仁且智也其不取非有廉也逆計主婦之重責鬻鬻急且死而候其出之以白其枉而脫其禍仁也救鬻得鬻而免於乞知也使翁匿銀而往十數金止矣卒歲之奉耳視此所得孰多乎方其

逡巡戶外時豈嘗計及此哉而報隨之謂天之無心
又安可也。今之讀書明禮義據地豪盛長喙鉅距擇
弱肉而食之。至於宛楚死喪宛轉當前而不顧者。蓋
有之矣。況彼遺而我遇。取之自然者乎。吾故不敢鄙
夷於乞而直翁之夫。乞而賢卽翁之可也。或曰王氏
大姓也。而其祖貧至於乞。此其子孫之所淺諱。而子
暴之無乃不可乎。愚山子曰。不然。人惟其行之可傳
而名亦惟其品之可尊而貴。名與貴不關其所遭。關
其人之賢不肖也。若翁之所行。是古之大賢王氏子。

孫當世世師之又奚諱乎師其廉仁且智者以窮則守身而達則善世何行之弗成焉乞寧足諱也彼行之不道雖榮顯貴勢若操莽惶下杞楨之流乃真乞人之所不爲而其子孫所羞以爲祖父者也

張山來曰東坡有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然則可以陪乞兒者皆足以陪玉帝者也蓋乞人一種非至愚無用之流卽具大慈悲而有守者不屑爲倡優隸卒不肯爲機械以攫人財不特不出於行乞之一途耳至王翁之高行

則又爲此中翹楚矣。

雷州盜記

徐芳仲光

雷於粵爲最遠郡崇禎初金陵人某以部曹出守舟入江遇盜知其守也殺之併殲其從者獨留其妻女以衆中一最黠者爲僞守持牒往而羣詭爲僕人莫能察也抵郡踰月甚廉幹有治狀雷人相慶得賢太守其寮屬暨監司使咸誦重之未幾太守出示禁遊客所隸毋得納金陵人隻履否者雖至戚必坐於是雷人益信服新太守乃能嚴介若此也。何守之子至入境無敢舍者問之知其禁也。心惑之詰朝守出。

子道視非父也。訊其籍里名姓。則皆父子。悟曰。噫。是盜矣。然不敢暴語。密以白監司。使監司曰。止。吾旦日飯守而出子。於是戒吏以卒環太守舍。而伏甲酒所。旦日太守入謁。監司飲之酒。出其子質。不辨也。守窘。擬起爲變。而伏甲發。就坐捽之。其卒之環守者亦破署入。賊數十人。卒起格鬪。胥逸去。僅獲其七。獄具如律。械送金陵。叙之。於是雷之人乃知向之守非守也。盜云。東陵生聞而歎曰。異哉。盜乃能守若此乎。今之守非盜也。而其行鮮不盜也。則無寧以盜守矣。其賊

守盜也。其守而賢卽猶愈他守也。或曰彼非賢也將
聞而括其藏。與其郡人之資以逸。曰有之。今之守亦
孰有不括其郡之藏。若貴者哉。而逸者哉。愚山子曰
甚哉東陵生言也。推其意足以砥守。

張山來曰。以國法論之。此羣盜咸殺無赦。以民情
論之。則或盡殲羣。從而獨寬爲守之一人。差足以
報其治狀耳。若今之大夫。雖不罹國法而未嘗不
被殺於庶民之心中也。

花隱道人傳

朱一是 近修

道人姓高氏名隴字公旦其先晉人也商於揚家焉
至道人貧矣徙商而讀顧讀異書不喜沾沾行墨能
以已意斷古今事見世竊儒冠目贗贗然者弃去羞
與伍慕朱家郭解爲人尚俠輕財急人困然砥行慎
交游里中少年有不逞者始畏道人知旣事廢張則
又求道人道人予其自新亦時援手故揚人傾心四
方賢豪來者聞道人名多結歡焉甲申知亂將作移
家避南徐時閻帥鱗集江上爭羅致道人幕下道人

知事不可爲。螻伏自污。卒得以全。乙酉。揚中兵禍。慘
民鳥獸散。道人獨先衆入城。訪親知。弔死扶傷。陰行
善。多。然。道。人。是。時。感。念。淡。矣。自。以。遭。時。變。亂。年。壯。志
摧。流。離。困。折。無。復。風。塵。馳。驟。之。思。乃。築。室。黃。子。湖。中。
棄其鮮肥素習。衣大布衣。簪冠草屨。曳杖籬落間。挽
漁父牧兒與飲。飲輒醉。放歌湖濱。湖水爲沸。揚似鳴
不平者。未幾歲大澇。居沉於水。道人曰。未聞巢父買
山而隱。獨支遁見譏耶。古之大隱。有隱市者。吾何爲
不然。爰徙揚城東南隅。卜地宅之。躬荷鍤。撥瓦礫。結

廬數楹。一几一榻。張琴列古書畫。攜一妻二子。淒淒
偃息其中。陶陶然樂也。宅旁築匡牆。陷地數畝。植菊
五百本。一僕長鬚赤腳。善養駝之術。道人率之藝植。
溉灌。夏日當午。蟲有長頸烏喙。冠菊顛者。秋有白晳
如蠶。啖菊根者。必伺而攻去之。二爲渠魁。他蟲種種。
咸治無赦。道人察其患害。而保護朝夕。故菊茂於常。
始自蓓蕾。以及爛熳。其列也如屏。散也如星。澄也如
錦。其色如玉。如金。如霞。如雪。其味如元酒。其香如薝
蔔。道人洞開其門。門如市。虛闢其堂。堂如肆。邈來如

纖觀者如堵。不見主人。見其扁額曰花隱。咸謂之花
隱道人。若忘其昔之爲高公。且者其友梅溪朱一是
謂之曰。子隱於花。則善矣。然花隱之名。益著。得非畏
影而禿。日中者耶。吾見子之愈走而影不息也。道人
嘻。然笑而不會。

張山來曰。從來隱於花者。類多高人韻士。而菊則
尤與隱者相宜。妙在余不蹈襲淵明一字。所以爲
高。